

严格的史实依据
丰富的历史细节
全新发布 独家奉献

大结局

陆
谁
家
天
下

大唐明月

蓝云舒

这里有一个最真实的大唐，这里有一幅最活色生香的大唐风情长卷。
这是一个与你的想象全然不同的大唐盛世，只会比你的想象更传奇，更有趣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言李
藝
墨

大唐明月

陆
谁
家
天
下

大结局

蓝若舒 /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明月之谁家天下/蓝云舒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217-9

I. ①大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9220 号



大唐明月之谁家天下

蓝云舒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2 字数 364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17-9/I·4124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目 录

第一章	人命大案	惊天逆转	/ 1
第二章	一洗前辱	终得报应	/ 15
第三章	美人恩仇	帝王心术	/ 33
第四章	龙颜震怒	黄雀在后	/ 55
第五章	生死一线	祸福难辨	/ 73
第六章	斯人已逝	祸事未已	/ 95
第七章	如梦初醒	醍醐灌顶	/ 109
第八章	平地惊雷	此心无悔	/ 127
第九章	天子之怒	君子之仇	/ 143
第十章	故地重游	疑云再起	/ 161
第十一章	旧案难解	新宠莫测	/ 177
第十二章	怒发冲冠	心腹大患	/ 197
第十三章	万里奔袭	一举成擒	/ 213
第十四章	空穴来风	平地生波	/ 229
第十五章	千金散尽	用心良苦	/ 245
第十六章	百口莫辩	大智若愚	/ 255
第十七章	无由狂怒	莫名深仇	/ 275
第十八章	不计祸福	谁共死生	/ 291
第十九章	闻捷忧宠	献俘惊变	/ 303
第二十章	天道无私	人欲难填	/ 313
第二十一章	苍天有眼	报应有时	/ 325
第二十二章	疑影再现	真相大白	/ 341
第二十三章	至亲至疏	英雄末路	/ 363

第二十四章 一念之差 万劫不复 / 375

第二十五章 此情可悯 此心可诛 / 389

第二十六章 初心不转 恩仇了断 / 405

第二十七章 别情依依 此恨绵绵 / 417

第二十八章 繁华落尽 明月千里 / 435

第一章 人命大案 惊天逆转

对于长安城的市井男女来说，人生里最不能错过的热闹有三桩，一是春日去大慈恩寺旁听高僧俗讲，二是元宵在西市街头掺和胡人踏歌，三是随时到县衙门口围观人间奇案。尤其是这第三桩，因为可遇而不可求，更是分外要紧。若能赶上什么毒杀亲夫、残虐前子的人伦惨剧，那便足以充当一生一世的谈资，便是发白牙松之时，也能拍着大腿跟后生们感叹：“你是没赶上永徽年间的那次毒妇游街哟！”

这个“哟”字，自然要说得回肠荡气，就如记忆里那一去不复返的大好时光。

因此，咸亨元年的春末夏初，当长安县的一次泼皮争产渐渐演变成带有香艳色彩的人命大案，又陆续拉扯进了几位刚刚入选的官家人时，整个

长安城都震动了。

这一日，晨鼓刚刚响起，长安县县衙门前的空地上就有人开始探头探脑，待得红日初升，附近里坊的闲人已三五成群地聚拢了过来，没过多久，住得远些的好汉们也陆续赶到，连小贩们都闻风而至，在渐成气候的人群里高声兜售着刚刚收来的胡饼和浆水。

等到太阳爬上了衙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枝头，这里已是人头攒动，除了满脸兴奋的各路闲人，居然还有不少看上去极为体面的人物——那打扮低调、言谈文雅的，多半是昨日才拿到告身的新晋官员；那装束利索、神色倨傲的，自然是给贵人办差的管事。他们的到来，不但让县衙前围观群众的档次陡然上升，连带着附近几个酒楼靠窗雅室的费用也水涨船高，视线最好的几间已涨到了五千钱一间，而且还在持续攀升。

离县衙最近的薛记酒铺里，掌柜抬头看了看座无虚席的大堂，低头又看了看柜台下钱盒里那些闪闪发亮的金饼金块，眼睛已眯成了两条缝。

他的头顶上一阵脚步声响，几个闲汉笑嘻嘻地走下楼梯，围拢在柜台前，领头的抬手便丢了块金灿灿的东西进来。

掌柜低头一看，半边眉头顿时挑得老高。闲汉低声笑道：“这是最后一间了，某掂量着得有二两，成色也好，足足抵得一万钱，掌柜是夹一半下来，还是待会儿让我家兄弟过来装钱？”

掌柜毫不犹豫拿起夹子，瞄准地方一用力，金饼齐齐整整断成两半：“四郎挑一块去！”

领头的闲汉哈哈一笑，眼珠在两块金子间滴溜溜转了七八个来回，才貌似随意地抓了一块：“掌柜果然痛快，下回再有这样的活计，一定记得叫上咱们兄弟！”

掌柜苦笑着点头：“这还用四郎吩咐？就只是不晓得再有是哪年哪月了！”

闲汉也是一拍脑门儿，也是，长安城有刑部，有大理寺，有雍州府，官家

人平日可是不会到县衙来受审的，自然也没有这么多贵人旁观。这种大清早帮店家先占了雅室，回头卖给贵客，再把收入与店家二一添作五的巧宗儿，当真不晓得什么时候再能赶上了！

两人脸对脸叹了口气，意犹未尽地正想感慨几句，店门口的伙计却突然拉长了声音：“这位郎君，里面请！”

这声调分明是又有贵客上门，几人忙回头去看，却见从门口进来的是位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件不起眼的玉色素面长袍，只是眉目俊逸出众，神情闲适清冷，那容光与贵气仿佛把整间堂屋都映亮了几分。

伙计们都忙得脱不开身，掌柜赶紧从柜台后迎了出来：“这位郎君……”

来人并未答话，他身后的小厮抢上一步道：“我家阿郎要一间靠窗雅座。”

掌柜的脸顿时皱成了苦瓜：“不敢欺瞒贵客，当真是一间都没有了。”

小厮笑道：“烦劳掌柜行个方便，价钱好说。”说着掌心一翻，手上已多了一块金饼，比刚才那块明显还要大上一圈。

旁边几个闲汉眼都要绿了，心中的悔恨简直难以言表。掌柜的脸看起来就像霜打过的苦瓜，声音里满是货真价实的悲痛：“当真是……没有了！”

小厮皱眉道：“掌柜莫要诳我，你们这楼上还有两间雅座窗子都没开，里头定然是空的！莫不是嫌这钱少？”

掌柜吓了一大跳：“小老儿哪敢欺瞒贵客，那两间一间是墙板坏了，坐不得人，还有一间是贵人早早就预订好了的！”

小厮眨了眨眼睛，转头去看他家阿郎。那男子略一思量，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笑意：“却不知那贵人是姓萧还是姓乔？”他这一开口，声音竟是十分醇厚动听。掌柜却立时变了脸色——那两位贵人的确姓萧，可这事儿是东家亲自安排的，还反复叮嘱过不得外传，他怎么知道？他不由迟疑道：

“郎君认得那位公子……”

来客淡淡地道：“我姓麴，今日与他们是一道的，劳烦前头带路。”

掌柜多少还有些发蒙，但对方轻描淡写的吩咐里自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气度，他不由自主点了点头，恭敬地领着这位麴公子往楼上而去。

几位闲汉见没什么热闹可瞧了，也摇头晃脑地往外走去。麴公子经过他们身边时，却转头看了他们一眼。小厮立时拦住了这群闲汉，笑嘻嘻地一抱手：“各位请了，却不知诸位可有谁知道今日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？”

几位闲汉相视一眼，还没答话，那小厮托了托手上的金饼，笑容更是诚恳：“我家阿郎今日无事，就想看场热闹，诸位若能到雅室给我家阿郎说一说前头的事，待会儿再帮忙去堂前看一看今日的情形，这就算是我家阿郎的酬劳了。”

闲汉们几双眼睛顿时大亮，领头的黄四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：“好说好说，黄某这便上去！你们几个，都去衙门口前守着，把眼睛放亮点，耳朵伸长点，待开审之后，一炷香工夫换上一人到这边来传信！”

闲汉们应诺一声，一窝蜂涌了出去。小厮与那黄四上了楼，自有伙计引着他们到了当头第二间的雅座。只见这雅室甚是宽阔齐整，酒水食盘俱全，显然早就布置好了。那位麴公子正坐在窗边，手里端着一个白瓷杯悠然看着楼下，修长的手指看去比杯子似乎还要白皙几分。

黄四心里不由嘀咕：这莫不是哪家的王孙？他不敢多加打量，上前抱手行礼。

麴公子并没有转过头来，声音也依旧是淡淡的：“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四忙清了清嗓子：“启禀公子，这桩案子原是前几天另一桩案子引发的，却不知公子可听说过西市这边有位何娘子？”

麴公子的眉头微微一皱：“似乎……听人提过。”

黄四笑道：“这位何娘子可是个大善人！她在东西两市附近盖了好些

院子，租给大伙儿住。上个月因要出远门，这些院子竟是白送给大伙儿住两年。这原是天大的功德一桩，谁知西市那边有个姓金的泼皮，兄弟俩都租着何娘子的房住，弟弟因欠赌债跑了，兄长两个多月前又一病死了，这空出来的房子自然归了院里其他人家。那弟弟前几日回了长安，见兄长和房子都没了，哪里肯依？一状就告到了长安县衙，说是兄长死得不明不白，邻居们还强占了他们的房子。

县令接了状纸，把相关人等都叫到了衙门问话。邻居们都说冤枉，那金大郎是去年十二月摔了一跤，跌坏了手，在家里歇了十来日，年前却突然发起病来，正月初四夜里死的。那时何娘子还没说出门，谁会无故去害他？何况邻居们当时瞧他病得蹊跷，怕是伤寒，原是想把他挪到病坊去的。还是何娘子心善，把后罩房腾出来给他住，请了坊里医师来看不好，还请了外头的，最后还赏了他一副棺木！虽说当时因无亲友出面，金大郎的棺木是直接拉去了城外的乱葬岗，如今已没处寻摸，但前后两个医师来看过，病死的还能有错？

事情到了这一步原也好说了。没想到衙役们把坊里的医师带到堂上一问，却又问出了另外一桩事情。金大郎哪里是得了什么病？他是被人打坏了！因外头伤得不算重，他也没当回事，只说摔了跤，打算在家悄悄养好了再说，却不知早已伤到了根本。这种伤势一旦发作就是难救，因此后来虽也吃了几副药，拖了几天，到底还是一命呜呼了！

那弟弟听医师这么说，自然愈发不依，磕头流血，求明堂拿下打死他兄长的凶手。明堂便把与金大郎交好的泼皮都拿到堂上问了一遍，才知道这金大郎当日是在平康坊那边与人争一个妓女，才叫人打伤的。待得昨日把那边的妓女、武侯都叫来问话，却牵出了更大的事情。那打人的并不是寻常人，乃是今科来京城候选的官家人，听说有几个都已授了官职，立马就要赴任去了！

人命关天，明堂不敢耽误，当时就让少府带着人去了皇宫那边，恰恰将

那几个堵了个正着！今日这边就要公开审理，让他们当堂对质。若真如那泼皮所说，此事就大了，事涉官家人，又是人命案，只怕立马就要转到大理寺去！”

想到这场大热闹就此到头，也不知哪一天才再有机会狠狠宰这些吃多了撑的公子哥儿，黄四不由怅然若失，好不忧伤地叹了口气。

他眼前那位吃多了撑的公子哥儿听得倒也入神，半晌才转头瞧了瞧不远处的县衙大堂，嘲讽地翘起了嘴角：“这位长安县令果然是雷厉风行！”

黄四一怔，这话听着怎么有些古怪？他干笑了一声道：“明堂这回的确利落。大约也是情势所迫，这原是最寻常不过的泼皮争产，谁知每天都有一番变故，一会儿是查找棺木，一会儿是验看药方，一会儿是捉拿泼皮，昨日连平康坊的美人都拿来了两个，今日更是牵出了这么些官家人，大伙儿谁不想过来看看稀奇？公子有所不知，这四五天里，外头听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当真是说什么的都有，明堂大约总要把事情弄个明白，才好收场。”

麴公子感兴趣地抬起了眸子：“说什么的都有？那到底有什么说法？”

黄四笑道：“有人说这姓金的是鬼迷心窍，一个泼皮，跑到平康坊去与人争美，结果被几个书生三拳两脚就打死了，这不是命数已尽，自己上赶着找死么？也有人说那些官家人太过凶残，为争个妓女就能下死手，要是真的当了官，平头百姓还能有活路？也不知朝廷这次是怎么选官的，竟选了这么些心狠手黑的玩意儿！”

麴公子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，不知为什么看着却让人有些发冷：“好！这话说得好，有理有据，意味深长！这事儿也做得好，水到渠成，天衣无缝！”

黄四摸了摸头，实在拿不准眼前这位贵人的喜怒，正不知如何回话，就听雅室门外有人笑了一声：“果然是玉郎！”

门帘一起，从外面走进两位男子，前头一个三十多岁年纪，微微有些富态，后面则是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。两人穿戴都十分寻常，只是落在黄四

这种人物的眼里，那身富贵气却比和尚脸上的胭脂还要来得抢眼。他赶紧低头欠身，悄然退到了门外。

雅室里，麴崇裕已不紧不慢地起了身，像是头一回见到萧氏兄弟般从头到脚将两人打量了一遍，抱手一笑：“果然是贤昆仲的手笔，麴某佩服！”

萧守规与萧守道相视一眼，心头越发惊疑不定。适才楼下的掌柜说有位姓麴的公子在雅室里等他们时，他们就吓了一跳，麴崇裕不是过完年就去洛阳了吗？是什么时辰回来的，而且直接找到了这里？这一进门，他居然劈面又是这句话……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萧守规便笑道：“玉郎此话怎讲？我们兄弟不过闲极无聊，过来瞧瞧热闹，什么手笔？”

麴崇裕微微一笑，优雅地欠了欠身：“原来如此，是麴某误会了，抱歉。”

萧氏兄弟只觉得一拳打到了空气里，想再解释几句又无从说起。待得三人分宾主落座，两人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。

麴崇裕却是随意往几上一靠，伸手端起了面前盛着冷浆的杯子，一面瞧着窗下的情形，一面慢慢啜饮，那神态，仿佛不是身处闹市酒楼，而是对着高山林泉、白云空谷，哪里有半点要开口询问的意思？

萧氏兄弟顿时有些傻眼，还是萧守规咳了一声，开口笑道：“今日的确是巧了，却不知玉郎是如何知晓小弟在这酒楼定了雅室的？”

麴崇裕依然是一脸的漫不经心：“麴某能知道什么？麴某前日才回长安，突然听说出了这么桩事，自然要来瞧瞧热闹，不曾想大早上的这酒楼的雅室竟已客满，我瞧着有两间似乎还没人，一问掌柜才知，是早就被订了出去。麴某一时想岔了，提了提萧贤弟，没想到却是歪打正着。”

这话说说了跟没说有什么两样？萧守道到底年轻气盛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也奇了，玉郎为何听说有人订了雅室，就会想到我们兄弟头上？”

麴崇裕慢悠悠地低头喝了一口：“自然是因为麴某想岔了。”

萧守道眉头一皱，还要再问，萧守规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，自己动手给麴崇裕满上了浆水：“玉郎有所不知，这家酒楼的青梅酒和青梅浆都极为有

名，这些都是小弟昨日就订下的，玉郎尝着可还新鲜？”

鞠崇裕欠身道谢。萧守规这才笑道：“玉郎也知道我们兄弟的，最是闲人两个。小弟我也是昨日才听人说起长安县衙这边闹得有些稀奇，立马便打发人过来订了个雅室，没想到竟会遇见玉郎。玉郎莫不是屈指一算，便算出长安城里就数我们兄弟最闲？”

他这边姿态放得十足，萧守道脸色就有些不大好，伸手倒了杯酒，闷头就喝。

鞠崇裕的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转，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意：“大郎说笑了！鞠某若是会算，又如何会落到今天这田地？不瞒两位说，有些事，鞠某在西州时做得着实不算少，因此昨日一听此案，便觉得天下哪能有这般巧事？今日掌柜又说早有贵人订了雅室，更是落实了我这念头。因前几个月修建裴府时，就数大郎二郎助我最多，鞠某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，唐突之处，还望两位海涵。”

萧氏兄弟顿时松了口气。当日鞠崇裕和裴行俭在西州究竟是哪番情形，他们虽然不大明了，但结果却是板上钉钉的：裴行俭抢了鞠崇裕的西州都护！两人回了长安后，面上还算有来有往，走得却不算近，这次裴行俭强人所难，非要鞠崇裕两个月就修好宅子，更是无礼。看来鞠崇裕在裴行俭手下当真是吃过亏的，而他之所以疑心到自己兄弟头上，也只是因为当日他们太过关切裴宅的修建，并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。

萧守规便笑道：“玉郎如此坦诚，倒叫小弟羞愧无地了。不瞒玉郎说，当日小弟的确是有些私心。守道今年也要参加吏选，那什么试判，他怎么做得来？自然是巴望着出点什么事，把试判早些弄黄了才好，没想到却是白忙了一场，倒是叫玉郎见笑了。”

鞠崇裕同情地点头：“那试判的确害人不浅！我恍惚听谁说过一句，二郎和乔府三郎都是因笔迹不合被驳落的？”

萧守道脸上微微一红，萧守规已举杯笑道：“不提这些扫兴的事了，今

日既有好戏可看，玉郎，咱们不如换上酒水助兴？”

麴崇裕扬眉一笑：“好！”

三人换了酒杯，推杯换盏喝了几口，就听下面一阵乱响，却是长安县衙已排开仪仗，开门审案了。就见那大堂上，差役分班而列，从后堂被请出的五位一字排开站在了堂前，前头是四位新晋的官员，末尾一个则是作寻常士子打扮。五人都生得仪表堂堂，穿着也比寻常人体面，此时笔直地站在那里，倒也颇有点一排玉树的意思，顿时激起了一片议论。

酒楼上，莫说萧氏兄弟瞪大了眼睛，连麴崇裕都放下杯子，凝神看了过去。

大堂之上，霍标几人依次报上了姓名来历，他们并不是平头百姓，莫说霍标已是大理寺八品评事，就是落选的舒侠舞也是正经的明经出身，自然不用下跪陈情。经过一夜煎熬，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大好，言谈举止却还未失方寸。

长安县令也颇为客气，只是笑道：“今日将诸位请来，原是本县有位金大郎于两个月前蹊跷毙命。据医者所云，他乃伤重不治，这位金大郎的伴当则说，他之所以身受重伤，是在平康坊与人殴斗。本县召来平康坊的武侯等人询问，人人都说，诸位就是当日动手的一方。相关证词，都已录供。本官虽不大相信，却也不得不将诸位请过来问上一声，不知诸位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后，在平康坊北里中曲张氏宅中，可曾与人殴斗？”

堂上堂下，顿时变得静悄悄的。

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，苏味道忍不住转头看了霍标一眼，却见那张俊朗的面孔此刻颜色灰白，分明写满了挣扎，他不由暗暗一声叹息，默然低下了头去。

他们几个昨日到了县衙之后就被分头“请”进了不同的房间。他在屋里坐立不安，一直等到天黑，才有位姓刘的主簿过来将事情分说了一遍，当时他便觉得五雷轰顶——唐律对杀人案判得极重，就算群殴打死人，首犯

也是要抵命的，皇亲国戚都不能免罪。自己卷进了这种案子，就算侥幸得活，也是前程尽丧，名声扫地！

好在那主簿话头一转，说当日旁观者甚多，大伙儿都看得明白，伤重致死的那位金大郎是霍标动手教训的，与旁人并无干系，只是人命关天，相关人等总得问到，因此今日才不得不把他们都请过来。苏味道听得这句，腿脚都差点软了——幸亏出事的只是霍标动手的那个，幸亏自己没碰那位一根手指头，不然要论成群殴，自己这些人哪个能脱得了干系？只是霍标他，如此一来……

主簿最后也叹道：“霍评事可惜了，只怕……唉！少府几个纵然并无人命干系，少不得也要在公堂上如实禀告，方能离开。如此一来，莫说霍评事心里会有芥蒂，旁人瞧着也难免叹息。人言可畏，三人成虎，传到后来还不晓得会是怎样的情形！苏少府，你们当日若是再喝多些，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不记得，反倒是好了！”

这感慨的声音此时仿佛还在苏味道耳边回响，他心里越发百感交集：自己难道真要在大理寺下亲口指认好友伤人致死？虽说句句是实，但此事做起来……

他这里犹自纠结不休，那边县令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：“本县请诸位过来，原是一片好心！若是案子转到大理寺，少不得要拖上十天半个月，岂不是耽误了诸位的行程？到时说不定官位难保，又是何苦来哉！我再问诸位一句，你们可还记得当时的事由？若是实在记不起来，也只能委屈你们去大理寺分说了！”

他的目光在几人身上缓缓掠过，盯住了张茂：“张参军，你说呢？”

张茂身子微微一颤，沉默片刻，涩声回道：“启禀明府，下官记起来了。当日乃是试判之期，下官承蒙霍评事之邀，去张宅宴饮，酒宴过半，有一泼皮突然闯入院中，满嘴污言秽语，不忍卒听。霍评事受辱不过，方出去与他理论，争执之中动了手脚。下官与苏少府几个，则拦住了这泼皮带来的伴

当，将他们赶了出去。事情原委，便是如此。”

苏味道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却听身边的霍标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他心头一跳，转头看去，却见霍标脸色已变得十分平静，嘴角甚至还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笑意。苏味道的耳根顿时有些发烧，低头不敢再看。

这边县令又问过许弘毅，得了差不多的说法后，却又问道：“也就是说，当日殴打金大郎的，乃是霍评事，与你等无关？”

许弘毅咬了咬牙，低头回道：“的确如此。”

苏味道虽不敢转头，眼角却清清楚楚地瞟见，霍标嘴角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几分，他心头的憋闷简直难以言表，耳边听到那县令已问到自己头上：“苏少府，当日你可曾看清，到底是谁人动手？”

仿佛有块巨石蓦然压在了苏味道的身上，他几乎无法抬起头来。“启禀明府，当日、当日……”惶然无措中，一句话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飞快地冲口而出，“下官喝得有些多，记不清了！”

县令皱了皱眉：“此话怎讲，少府难不成连自己动没动手都记不清了么？”

苏味道心里一横，咬牙抬起了头：“的确记不清了！”

霍标、张茂和许弘毅都惊讶地转头看了过来，霍标的眼里满是不可思议，张茂和许弘毅的目光里却渐渐带上了不满。苏味道不由一惊：自己这么说虽然对得起霍标，却是陷他俩于不义了！只是话已出口，再没有反悔的余地……

县令看着苏味道点了好几下头，转眸又看向了舒侠舞：“却不知舒明经是否还记得当日之事？”

舒侠舞满不在乎地抱了抱手：“学生不敢欺瞒明府，学生只记得当日喝到一半，有人过来乱骂，学生似乎是与别人打了一架。不过，学生当日喝得不少，只记得自己乱打了一通，却不记得还有谁动了手，也不记得自己打了谁。”

这话一出，连苏味道都被吓了一跳，这舒侠舞自打试判得了蓝缕，便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，没想到在这场合下，居然能胡来得如此光棍！

县令倒是笑了起来：“有两个记得清，两个记不清的，霍评事，你又怎么说？”

霍标神色复杂，目光在几个好友脸上缓缓掠过，一字字道：“霍某当日做东，喝得也是最多，霍某，也记不清了！”

苏味道心里顿时一沉，旁人也就罢了，霍标怎么也含糊其辞？他是害怕刑罚，还是记恨张茂和许弘毅说了实话？可事实本来就是如此，大家也是没有办法。何况那日的情形，看见的人又多，供词都已经录好了，他这样做，除了能把几个人都拖在这案子里，耽误大伙儿的行程，又有何益？

那边张茂便皱眉道：“霍兄！你这是……”

霍标神色漠然地瞧着他：“人命关天，难道张兄就不许霍某实话实说么？”

县令瞧着他们针锋相对的模样，脸上慢慢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：“这样说来，你们倒是记不清楚的居多。也好，这和本县昨日问得的口供倒也对得上，看来那金大郎的确是被群殴而死！”

什么？堂上五个人里，倒有四个遽然变色。苏味道只觉得耳边轰然一响，惊得几乎回不过神来。张茂也是满脸愕然，锐声道：“明府此言何意！刘主簿昨日明明是说，县衙已将事情查清，下官适才也并无一句虚言，怎么又成了群殴？”

县令诧异道：“刘主簿？张参军昨夜是没睡好么？本县何曾有过什么刘主簿？”

苏味道心里一急，脱口道：“昨夜的确是有一位刘主簿来说过，明堂已将事情查得明明白白，让学生，让学生……”

县令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是他让你上堂来别说实话，只说喝多了记不清了？苏少府，你当本县是傻子么？天下会有这样的道理？”